



肖伯纳戏剧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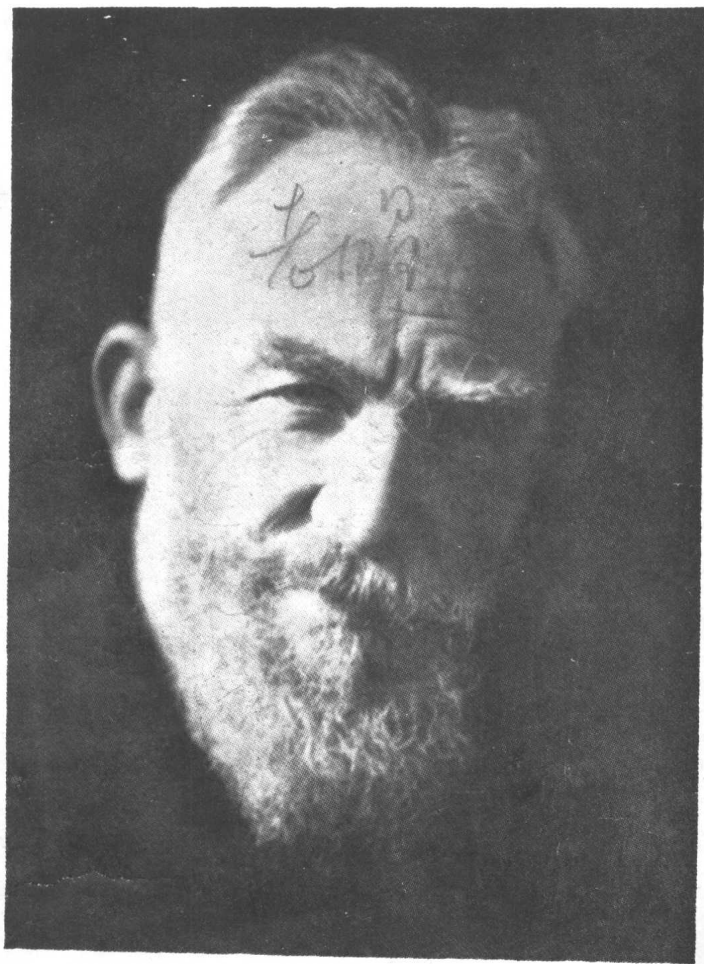
THE
MUSEUM OF
ARTS AND
CRAFTS

肖伯納戏剧集

潘家洵等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G. Bernard Shaw

序

蕭伯納是現代愛爾蘭的一個偉大的作家。他不僅是屬於愛爾蘭的，屬於英語世界的，他是屬於整个人類的。他是人類所產生的最優秀的文人之一。

他在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他親眼目覩英帝國主義者怎樣掠奪愛爾蘭。他死於一九五〇年，活了九十四歲。他目擊英帝國的最兇狠的時代以及它的逐漸衰落下去，到了夕陽淡照的黃昏時期。他的寫作的活動時間，足足有七十多年。他寫戲劇，寫小說，寫政治論文等等。但他的所有的一切文字，矛頭只是指向一個方向，就是：暴露帝國主義的丑惡與殘酷的剝削。他無情地揭發資本主義制度的可怖的壓迫與可驚的腐朽。他具有廣泛的人道主義精神。他對於人類的命運有無限的關懷。他對於被壓迫、被侮辱的人民有無限的同情。他以尖銳無比的諷刺，來迎頭痛擊英帝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者的虛偽、荒淫與無恥。他的文章是英語文學里最漂亮的奇談妙論的一種。他重重地深刻地刺傷了偽善的英國資產階級，而揭開了它的種種可鄙、可恨之處。作為一個批判的現實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蕭伯納是世界文學寶庫里的主要作家之一，他的許多作品讓我們看到那樣的一個時代，就是那個最後的一個殘酷的人剝削人的時代——那個即將死去的血肉模糊的、丑惡不堪的時代。

在他的各式各样的作品里，最为人們所喜爱的是戲劇。作为一个傑出的戲劇家，無疑地是不同凡俗的具有他自己的独特風格与幽默的。英國的諷刺劇，从謝立丹以來，沈寂了足足有一百年。蕭伯納的起來，使这个强有力的文学武器又使出它的“渾身解數”來，發揮出它的最大作用与威力。

他曾經借用他所創造的一個人物克干的口，說出他自己所要宣布的真理。他說道：“我的玩笑就是真話，这才是世間最有趣的玩笑。”（見“英國佬的另一个島”）

他的第一个剧本“鰥夫的房屋”（1885—92）就是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的尖銳階級斗争作为題材的。工人們沒有出場，但他借着房租經收入的嘴，形容出英國工人生活的可怖的悲慘和資本家怎样無恥、無情地榨取他們的流尽血汗所得的少得可憐的金錢。难怪資產階級的人說，這些話“公然有些革命氣味”。在一八九四年，他寫了“華倫夫人的職業”，这是一个社会問題劇，揭發了資產階級所做的最卑鄙齷齪的勾當，而給以尖銳的諷刺与狠狠的打击。从華倫夫人口里，說出当时英國女工的可憐生活，她們做着極其繁重的工作，拿的却是極其微薄的工資，連养活自己也不够，不得不走到街頭，出賣肉体。撕破了資本主义的“文明”的外衣，其里边原來是那样地腐爛，可怕地臭气冲天。

“華倫夫人的職業”給他招來了很大的麻煩。这个大胆的揭發，給統治階級以極为辛辣的刺激，彷彿把一大桶胡椒粉向他們迎風当头的撒过去。这个剧本在英國沒法上演。在美國也不走运。紐約的一个剧院演出这剧时，即被禁止，参加演出的演員也遭逮捕了。是真正地刺痛了資產階級，以致叫他們不得不採取橫暴的禁止。直到了好多年之后，这个剧本才能在舞台上演出。

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劇場里正泛濫地充溢着帶有露骨的色情

的題材，以假美和假浪漫主義為號召。蕭伯納反對這種色情的頹廢的戲劇濁流，主張戲劇應該能夠激發觀眾的思想和打動他們的感情。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們往往對蕭進行冷酷的批評與攻擊，就是害怕他在“談言微中”里把觀眾的正義感激發起來，至少，要讓他們想一想。

他的“巴巴拉少校”(1905)寫“死亡工廠”的主人，軍火大王安德謝夫的兇狠貪婪。他代表了最典型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商人，他只認識一個權力，那就是金錢。他不講道德，不顧一切，厚顏無恥，死不要臉。他是一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只要對他自己有利，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他說：“誰出公道價錢，就把軍火賣給誰，不管他是什麼人，什麼主義；是貴族黨，是共和黨，是虛無黨，是沙皇，是資本家，是社會主義者，是基督教，是天主教，是強盜，是警察，是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不管他什麼種類，什麼情況，什麼民族，什麼信仰，幹的什麼渾事兒，進行的什麼偉大事業，犯的什麼罪，都一視同仁。”這的確是赤裸裸地無恥厚顏的宣言。他的女兒巴巴拉少校，是屬於救世軍的。她原想要當“靈魂教主”。但當她發現救世軍的慈善事業原來是依靠軍火大王和釀酒大王支持的時候，她的幻想破滅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蕭伯納和法國的亨利·巴比塞，羅曼·羅蘭以及許多西歐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反對這個帝國主義戰爭，並提出了抗議。他的“傷心之家”(1913—19)就是描寫在這個血腥大械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引起的危機與驚恐。他對這個劇本加了一個副標題：“俄國風格英國主題的狂想曲”。他對於俄國作家們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和契訶夫都是很佩服的，在這個劇本的序言里，明白地說出，他把契訶夫當作老師之一。這個劇本充分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敗壞、凶險、黑暗

与愁慘。

在蕭的剧本“蘋果車”(1929)里，更揭發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內幕。右派社会主义者的真面目和当权階級各派的爭权夺利的幕后斗争以及他們的相互勾結和妥协的情况在这里是痛快地被描寫出來了。这个“政治狂想曲”是以十分俏皮的手法寫出的。英國政治舞台上的老狐狸是那样地狡猾，是那样地彼此心照不宣地在欺压人民，榨取人民的血汗所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和美國的自負不凡的以“保护者”自居的面目，已在“蘋果車”里預見似的表現出來。这个剧本里的一个人物，美國大使万哈彈，对英國人說，如果英國溶化到一个更强大的國家里，那就不会發生什么可怕的事了。他还跟英王說，在英國，美國人找到了他們在美國習見的一切——“我們的工業產品，我們的書，我們的戲，我們的遊戲，我們的基督教科学教堂，我們的按摩術，我們的無声电影和有声电影。总而言之，我們的貨物和我們的思想。英美的政治联合正是公开地对既成事实的承認。一个心心相印的联合，簡直可以这么說。”青年作家阿尔德里奇的剧本“第四十九州”，是繼承蕭伯納的这个見解而加以發展的。

他在一九三一年訪問了苏联，在莫斯科度过他的七十五歲生辰。高尔基寫信向他祝寿，說道：“你活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三，對於人們的保守傾向和庸俗見解曾用你尖刻的俏皮話給以致命的打击，不知凡多少次了。我國對於你是極為珍視的，我國人民正在跟你所譏笑的世界進行最偉大的斗争，並正在順利地進（一）这一斗争，就要取得胜利，你在这样一个國家，这样人民中間，欢度你的七十五歲寿辰，使我很感到高兴。”

一九三三年，他訪問了中國，並和魯迅相見。

几百篇論文，还有好些長篇小說
一切有意义的、高貴的东西，都是
尔基說他是“欧洲最大胆的思想家
輕的，深信人类的光明的將來。他
民族和人民永远給予温暖的同情。他
家的特色：好惡分明，嫉惡如仇。

鄭振鐸 1956年6月於北京

目 次

序.....(1)

華倫夫人的職業.....潘家洵譯 (1)

巴巴拉少校.....林浩庄譯 (85)

蘋果車.....老 舍譯 (209)

華倫夫人的職業

(1894)

第一幕

在塞呂州的海西尔米地方偏南，一座小山的东坡上，有个帶茅屋的小花園。那时正是夏天下午。从山下望上去，只見茅屋偏在花園的左角里。屋頂和門廊都是茅草鋪蓋的，門廊左边有一扇大格子窗。除了右首一扇矮門之外，整个花園都用柵欄圍起來。柵欄外头一片荒地順着山坡斜升上去，直到山頂。几把摺疊的帆布椅子靠在門廊里側的長椅上。一輛女自行車靠在窗外牆沿上。在門廊略偏右的地方，一只吊牀掛在兩根柱子上。地上插着一把大帆布傘，不讓太陽照在吊牀上。牀上歪着个年輕女人，正在看書作筆記。她头冲着茅屋，脚冲着柵欄門。吊牀前，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張家常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堆看样子很正經的書和一疊稿紙。

一个男人走过荒地从茅屋后头轉出來。看上去他像个上流人，歲数至多是中年，風度有点像藝術家，身上服裝不隨俗，可是一点兒不馬虎，上嘴唇有一撮小鬍子，臉上刮得挺干淨，态度誠懇和藹，一副容易親近、善於体貼的样子。光亮的黑頭髮雜着几絲兒灰的和白的。白眉毛，小黑鬍子。他好像認不清道兒，从柵欄上头往里看，仔細打量这地方，看見了那年輕女人。

男客（脫帽）对不起，請問上哈因海地——上爱力森太太的家怎么走？

年輕女人（眼睛從書上抬起來）這兒就是愛力森太太家。（說完這話又低頭看書寫字。）

男客 哦！那麼——請問你是不是薇薇·華倫小姐？

年輕女人（支着胳膊肘兒轉身細瞧，毫不客气）是。

男客（氣餒而和順）恐怕我太冒昧了。我的名字叫普瑞德。（薇薇馬上把手里的書往椅子上一扔，從吊牀上跳下來）喔，別讓我打攪你，你躺着吧。

薇薇（大步跨過去，給他開柵欄門）請進，普瑞德先生。（他走進柵欄門）歡迎。（她伸手把他的手使勁一捏。她是英國中等社會中，聰明能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子的代表。年紀二十二歲。敏捷果敢，沉着自信。服裝老老實實，可是式樣並不难看。腰帶上有一根鏈條，鏈條上掛着一串零碎東西，其中有一支自來水筆和一把裁紙小刀。）

普瑞德 謝謝你，華倫小姐。（她砰的一聲使勁把柵欄門关上。他走到園子當中，活動活動手指頭，因為剛才被她一捏有點發麻）你母親來了沒有？

薇薇（顯然嗅出有人向她進攻，急速地）她要來嗎？

普瑞德（詫異）你不知道我們要來嗎？

薇薇 不知道。

普瑞德 噯呀，是不是我記錯了日子。這是我常有的事。你母親這麼安排的：她從倫敦下鄉，叫我从霍修來跟你見面。

薇薇（很不高興）真的嗎？哼！我母親愛使猝不及防的手法——她想看看我不跟她在一塊兒的時候怎麼過日子。要是我的事她預先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張，那麼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回敬她一個猝不及防。她沒來。

普瑞德（侷促不安）真對不起。

薇薇（擺脫不高兴的神气）普瑞德先生，这不能怪你，是不是？

並且你來了我很高兴。在我母親的朋友里头，我叫她帶來見我的只有你一个。

普瑞德（把心放下，高兴起來）喔，華倫小姐，謝謝你一片好意！

薇薇 你願意上里头去，还是坐在外头說話兒？

普瑞德 外头好些，你說是不是？

薇薇 那么，我去給你搬張椅子來。（她到門廊里搬帆布椅。）

普瑞德（跟过去）喔，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搬。（双手按在椅子上。）

薇薇（讓他自己搬）小心手指头，那几把椅子不大好伺候。（她走到堆書的那張椅子边，把書都扔在吊牀上，一甩手把椅子提過來。）

普瑞德（剛把帆布椅打开）喔，讓我坐那張硬椅子！我喜欢坐硬椅子。

薇薇 我也喜欢坐硬椅子。坐下，普瑞德先生。（她用温和的命令口气叫他坐下，她覺得他的殷勤小心正是他性情軟弱的表現。可是他並不馬上坐下。）

普瑞德 喂，咱們上車站去接你母親，好不好？

薇薇（冷冰冰）为什么？她認識道兒。

普瑞德（狼狽）嗯，嗯，她大概認識。（坐下。）

薇薇 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是我想像中的那么个人。我希望你願意跟我交朋友。

普瑞德（又高兴起來）謝謝，親愛的華倫小姐，謝謝你。嚟呀，我真高兴，你母親沒把你教坏了！

薇薇 什么叫教坏了？

普瑞德 沒把你教得太拘謹、太守旧。華倫小姐，你要知道，我生來就是个無政府主义者。我很权威。权威会伤害親骨肉之

間的感情，甚至於會傷害母女的感情。從前我老擔心，怕她用權威把你管教得過於拘謹，現在我知道並沒有，才放下了心。

薇薇 哦！難道我有什么放蕩不羈的舉動嗎？

普瑞德 哦，沒有，沒有，至少不是傳統的放蕩不羈。（她點點頭，坐下。他接着說下去，感情勃發）可是你說願意跟我交朋友，真是太好了！你們這批現代女青年真是了不起——實在了不起！

薇薇 （懷疑）唔？（仔細觀察他的見識和性格，露出失望的心情。）

普瑞德 我在你這年紀的時候，年輕男女互相害怕，沒有友誼，沒有真情，只有從小說里學來的一套極其庸俗虛偽的討好奉承。女人沉默！男人殷勤！心里說是，嘴里說非！苦死了臉皮薄的老实人。

薇薇 不錯，我想這真是白糟蹋時間——女人的時間糟蹋的更多。

普瑞德 喔，白糟蹋生命，白糟蹋一切東西。可是現在事情進步了。你知道不知道，自從你在劍橋大學得到那樣優良的成績之後——這種事我年輕時候沒聽見過——我老急着想跟你見面。你考了甲等第三名，真是十分難得。可以說是恰到好處。考甲等第一名的人總是些空想的、頭腦不正常的家伙，事情在他們手里總要搞出了毛病才肯罷休。

薇薇 這是不上算的事。為那麼幾個錢，下回我不幹了。

普瑞德 （吃驚）為那麼幾個錢！

薇薇 我是為了五十鎊。

普瑞德 五十鎊！

薇薇 不錯，五十鎊。也許你不知道這事的底細。我在牛納^①的

① 牛納是劍橋大學一個女子學院。

導師雷森夫人跟我母親說，要是我肯認真參加數學考試，一定可以出人頭地。當時報紙上登滿了費利巴·塞墨斯的成績超過甲等第一名考生的新聞。不用說，你一定還記得。

普瑞德（使勁搖頭）!!!

薇薇 不管你記得不記得，反正她的成績確是非常好。我母親覺得我也應該像塞墨斯一樣，她才高興。我老實回答母親，既然我將來不打算教書，就犯不上下這番苦功。可是我說，要是她答應給我五十金鎊，我倒願意爭取考個第四、第五名。她抱怨了幾句話也就答應了。沒想到我的成績竟超過了預料的等級。可是為了五十鎊，下回我可不幹了。二百鎊還差不離。

普瑞德（非常掃興）天啊！這是個很實際的看法。

薇薇 難道你以為我是個不講實際的人嗎？

普瑞德 可是實際的看法是，不但應該考慮在這些榮譽上頭花費的功夫，並且也應該考慮這些榮譽給你的修養。

薇薇 修養！普瑞德先生，你可知道這種數學試驗是怎么回事？沒有別的，只是死啃，死啃，死啃，一天死啃六個到八個鐘頭的數學，此外什麼也別幹。人家以為我懂科學，其實除了科學里的數學，別的我什麼也不懂。我會給工程師、電氣工程師、保險公司做計算的事情，可是我對於工程、電學、保險幾乎一竅不通。我甚至連算術都不大精通。除了搞數學、打網球、吃飯、睡覺、騎自行車、散步，我是個無知無識的野蠻人，我的無知無識的程度還超過一個沒參加過數學考試的女人。

普瑞德（起反感）好一個荒唐、惡劣、害人的制度！我早知道！我現在真覺得這種制度是要把婦女的一切美麗品質全給摧毀